

恩福

2001年10月
第一卷第一期 總1

信仰在文化紮根

文化藉信仰更新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
(p.6)



文化使命

不流放的過客

陳宗清 1

時事評論

奧運2008，我們可以作些什麼
九一一悲劇的反思

張牧 4

陳宗清 6

當代文化

光怪陸離幕後的掌控線
比高低嗎？

陳愛光 7

謝文郁 10

傳統文化

仁與普愛

陳志平 12

尖端思潮

智慧設計論面面觀

劉良淑 14

新知集錦

二十世紀三位護教學者
極端的達爾文主義者

9

11

恩福家庭

訪陳宗清牧師伉儷
我為何獻身聖經研究

編輯室 16

陳益 18

撒種的喜樂

張敏 20

愛的力量

熊焱 22

消息報導

24

封底文

撫平傷慟

蘇卿

恩福

2001年10月 第一卷第一期 總1

出版者：恩福基金會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P O Box 550, Lomita, CA. 90717-0550, U.S.A.

電話／傳真 (310) 533-4012

website: www.blessf.org

e-mail: theblessingsf@aol.com

會長／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劉良淑

行政 林雪暉

編輯委員 王忠欣、呂沛淵、莊祖鯤、陳愛光、
陳惠琬、遠志明、蔡茂堂、謝文郁
(按筆劃順序)

本刊自由索閱，索閱單請影印本期24頁

奉獻支票請開：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恩福基金會

成立：1994年6月

信仰：本基金會篤信聖經為真神啓示，原稿毫無
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
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近日福音派的信仰
告白。

異象：促進中華文化基督化

策略：文字出版、文化交流、栽培事工、
各類聚會、大眾傳播

董事：駱傑雄（主席）、廖和健（秘書）、
許蒙惠（財務）、陳宗清、蘇文峰、
謝崇仁、陳永昌

*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其立場
不代表本刊。

*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The Blessings, Vol. 1 No. 1, October, 2001

Published quarterly by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2204 W. Torrance Blvd., #102, Torrance, CA. 90501, U.S.A.

Tel./Fax (310) 533-4012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P O Box 550, Lomita, CA. 90717-0550, U. S. A.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Liang-Shwu Chen

編者心聲

劉良淑

你們要出一份新的雜誌？作什麼？雜誌已經夠多了，看不完了！

這個反應不單來自關心的朋友們，甚至董事們第一次聽到這個提議，也發出類似的反應。

的確，在此時此刻要創刊一份新的雜誌，是需要勇氣——不單是血氣之勇，而是出於負擔，出於屬天的召命，敢於順服的勇氣。

談到負擔，身為華人基督徒，在面對向同胞傳福音的使命時，總覺得攔阻甚大。今年五月的第四屆中國福音之路晚會，我們演了一齣短劇，題目為「耕耘」，主旨是要表達，華人的禾場雖然廣大，但這片心田乃是硬土，下有碎石，上有荆棘，更有飛鳥隨時來吞食種子。我們固然要藉著個人佈道、教會增長等方式來傳福音，但在此同時，亦必須瞭解這片心田的成份，研究如何去除障礙，更要用有效的方式來改變土質，才能期待下一季的豐收。

論到屬天的召命，今年七月陳宗清牧師接下了恩福基金會的會長一職。這個基金會於1994年創立之初，就以促進中華文化基督化為目標；在簡介中提到，「這番耕耘的工夫，需要有人從事研究，也需要善用傳播媒體來影響大眾。十八世紀的英國，因有像衛斯理約翰等人倡導文化基督化，使得英國可以避免類似法國大革命的悲劇。有鑒於此，『恩福基金會』願意成為提供經費、開闢機會的管道，使神國度中的人才，能在這塊田園中奉獻所長。」

《恩福雜誌》便是我們開闢的管道之一，希望藉著這小小的努力，一方面能結合各專業中的菁英份子，推動他們更多鑽研信仰與專業的關係，一方面盼望能幫助華人基督徒正視今日的文化，以致在福音戰場上，能因「知己知彼」而「百戰百勝」。

創刊號最是艱難。感謝神，由於這幾年來我們共支持過九位神學生，此次稿件多數由他們大力支持。我們正在陸續邀請編委，他們各人皆有精專的領域，將來必能為雜誌提供寶貴的諮詢，並貢獻紮實的文稿。我們也要開拓「人力資源庫」，與有同樣異象的菁英更密切聯絡。請為這些未來的事工代禱。

至於雜誌這一期的各項專欄，「文化使命」旨在陸續介紹如何進行文化宣教；「時事評論」要對社會重大事件提出基督徒的觀點；「當代文化」探討現今文化主流；「傳統文化」則深究華人文化的根源；「尖端思潮」與「新知集錦」介紹西方科技或研究成果；「恩福家庭」重在恩福家人的分享。

雜誌推出之後，我們最期望的，便是能有讀者迴響，提供意見，交換心得，或提出指正，甚至投稿。

這份雜誌誕生在新世紀戰爭的開始，願神在這詭譎多端的時代特別顯明祂的同在與引導；願祂的恩典厚厚覆庇您。□

不流放的過客

信仰與文化的再思

陳宗清

「信仰與文化」是一個老掉牙的題目，如今再提似乎毫無新鮮感。然而，面對瞬息萬變的環境，身為二十一世紀的華人基督徒，若有效地將信仰傳給這世代的人，我們不能不掌握時代的動脈，明白現今文化的語言。因此，「信仰與文化」的課題永遠不會過時。

近代歷史的回顧

1951年理查·尼布爾（Richard Niebuhr）出版了他的經典之作《基督與文化》，提出基督信仰與文化之間的五種關係：基督反乎文化、基督屬乎文化、基督超乎文化、基督與文化相成、基督為文化的改造者。尼氏嘗試從教會歷史中闡述他的立論。他雖然認為，文化應指人類活動過程的總成果，但他的講法不免偏向僅以社會風尚、世俗潮流、意識形態、或哲學概念來代表文化。尼氏的分法固然並不足以涵蓋信仰與文化之間全部可能的關係，然而他的書卻刺激了教會界，再次重視這個歷久彌新的課題。

不久之後，語言學家奈達（Eugene Nida）寫了《習俗與文化》（1954）、《信息與宣教》（1960）、《跨越文化的宗教》（1968）三本書，來探討文化和宣教的關係。第一屆世界洛桑會議於1974年七月在瑞士的洛桑召開，會中阿根廷學生工作主任帕迪拉（Rene Padilla）批評某些宣教士所傳播的不是「純正的福音」，而是帶著濃厚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他的言論使與會者不能再漠視福音和文化的問題。三年半後，福音派的神學

家、聖經學者、和宣教學者共三十三位聚集於百慕達的柳岸（Willowbank in Bermuda, 1978），針對福音與文化的六大方面課題再展開熱切的討論：啓示、釋經、傳福音、歸主、倫理、和教會。這次研討會的結果彙集成專書《基督教在文化中落實》（Down to Earth: Studies in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於1980年出版。

1979年，富勒神學院的教授克拉夫（Charles Kraft）完成鉅著《在文化中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in Culture），剖析信仰與文化之間種種微妙的關係。他的反省不僅綜合了福音派過去二十年的辯論，更加上他獨特的洞見，當然越過了尼布爾在五十年代初期的陳述。由於克拉夫深具人類學的背景，此書特別在語言、溝通、和啓示的主題上著墨，帶給傳統神學相當大的震撼。

1996年，宣教學教授范恩根（Charles Van Engen）在《建構中的宣教》（Mission on the Way）一書中，也再次闡述信仰與文化巧妙互動的關連性。他的考量是以多元文化已成為今日社會不可避免的現象為前提，而「建構神學」是無法和周遭文化隔離的。故信仰與文化雖一直是教會歷史中一再被炒作的課題，但隨著時代的轉變，內容卻是推陳出新。

華人教會的反思

從十九世紀初，基督教藉馬理遜傳來中國以降，「信仰要如何融合在華人文化中」一直是個高度

信仰與文化雖一直是教會歷史中一再被炒作的課題，但隨著時代的轉變，內容卻是推陳出新。

爭議性的問題。著名的英國宣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認為，從文化的層面上來逐漸影響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十分具有策略性的。他自己費盡苦心，精通中國文化，並花了二十五年時間從事文字宣教工作。清末民初，也有不少華人基督徒學者努力調和信仰和傳統文化的關係，其中最出色的為吳雷川、張亦鏡、誠靜怡、王治心等人。二十世紀中葉以後，在這一方面較有名氣的則為謝扶雅、趙紫宸、章力生、徐松石等，雖然他們的神學立場不一，但致力使中國文化和基督信仰有更多正面銜接點的意圖卻是一樣的。

教會歷史學者林榮洪指出，以前華人教會領袖和學者處理信仰與文化的關係時，基本上採取五種不同的模式或立場：忠於兩種傳統且視為同等權威、文化的和諧、成全而非破壞、文化二元論、和基督教審判文化。其中後四種模式多少有聖經的根據。換言之，信仰與文化的關係常是單一模式無法完全描繪的。

過去這二十年來，文化似乎是中國知識份子最熱衷探討的課題。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大陸出現了「三信危機」，說穿了，就是文化的危機。這個文化的危機導致了許多知識份子試圖在基督教裡面尋找答案。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社長杜維明教授，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末期也指出，中國正處於意識形態的十字路口，而他所強調的，正是文化認同的危機。其實，早在1958年，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等人在香港就已發表宣言——「中國文化與世界」，指出這一個事實的嚴重性。但這個問題雖經過了許多年，始終沒有解決之道。

九十年代初期，香港沙田道風山的「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即計劃出版一系列的神學著作，以期和中國文化有更多的對話與交流。過去六、七年，加拿大「恩福協會」也出版了一系列有關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書，目的在探討中國文化如何能獲得更新。可見得，這是不少華人基督徒學者所共同看見的問題。梁燕城博士在1994年成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其宗旨亦在乎此。1998年八月9至12

日，大使命中心在德州營地舉行了「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更新研討會」，會中邀請了專家、學者和這方面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共四、五十位，一起研思這個意義深遠的題目。主題信息包括了「文化與宣教」、「神學與文化」、與「文化學和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最後一天，會議的總結報告強調，中國文化基督化的重點是，使基督的救贖成為中國文化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啟示與文化

綜觀整本聖經，我們明白，神是在文化中賜下啟示。啟示與情境是不可分的，而情境又是受文化所左右。新舊約的作者十分曉得如何處理信仰與文化的關係，他們不會完全否認人類文化的價值和貢獻，但也洞悉文化因人類罪性的污染所有的危機。在舊約時代，聖殿的裝飾和聖約的概念，其實與鄰近的文化相當接近。祭司和王權的體制，也是當時其他民族中普遍存在的。新約的作者也懂得借用神在一般啟示中的資產，來幫助基督徒瞭解神的屬性，並信仰中超越文化的要素。最常被探討的，即使徒約翰用希臘文化中的「洛格斯 (logos)」來詮釋基督的本質 (約一1)。保羅在雅典的證道，更引用了當時希臘人所流行詩句 (徒十七28)。

神創造了人，而人創造了文化。在社會中，人藉著語言和符號來溝通，並且進一步在其中尋找意義。當無限的神向有限的人曉諭祂自己時，祂首先必須使用人在文化已有的概念來解說，否則人就無法體會。亞伯拉罕生長在偶像充斥的吾珥，當榮耀的神向他顯現時，他對神的認識產生了革命性的轉變，但這個改變乃是像他原有對神的觀念作³修正。因著神的啟示，原先語文的意義發生³改變，文化的內容也因而充實。克拉夫曾提出「起始點加上過程」(starting-point-plus-process)的模式，來說明啟示與文化之間複雜的關係。但無論如何，神總是藉著人當時的處境，開始祂更新文化、改造文化、「救贖」文化的工作。

我們所探討的文化，並非侷限於人文或社會科學，也包括了自然科學等不同領域。我們所要評論的文化課題，不僅囿於行為模式上，更包括背後的意識形態，及最深層的世界觀。

教會與文化

1949年，卡爾·亨利（Carl Henry）出版了《現代基要派不安的良心》，他在書中鏗鏘有力地指出，傳統教會缺乏對社會的關懷。換言之，基督教會由於過份把自己孤立起來，結果對當代的文化毫無影響力。由於亨利博士的呼籲，不少基要派的領袖群起響應，結果產生福音派的運動，他的信念是鼓勵基督徒獻身於改造社會，並和世俗的思潮有更多的對話。經過了五十年，這一股福音派的勢力在美國產生了不少團體，熱衷於各種公眾生活。他們從保守的「流放」觀念解脫出來，而這流放觀念是基於「這世界非我家」的神學思維（參閱《校園雜誌》2001年1/2月「流放的過客」一文，作者為富勒神學院院長慕爾〔Richard Mouw〕）。但是如今，許多有識之士也指出，這種帶著早期自由派關懷社會的理念，逐漸暴露了它的神學問題，亦即忽略了「天上永久的家鄉」，與基督徒「客旅的角色」。維真大學（Regent University）的教授寇克斯（William Cox）甚至慨道，福音派已經把重心放在今世的事務上，而忘了教會的使命——使萬人作基督的門徒。他認為，不少所謂「基督教大學」開始落入啓蒙運動時的危機，以人本取代神本。

當我們強調要「走出教會的圍牆」，與世俗的潮流對話時，必然要謹記，我們終極的盼望是在基督的救贖裏，而不是社會改造。慕爾銳利地指出，過去自由派一股勁兒投入社會與文化中，已經發現若干死胡同，因而轉過來強調「客旅」的觀念。福音派的教會需要學習，如何在這兩個可能的極端中取得平衡，一方面在社會及各種文化領域裏有我們的行動和聲音，另一方面又謹記，我們真正的家鄉不是在地上。

恩福雜誌的理念

《恩福雜誌》所揭櫫的理念是：信仰在文化紮根、文化藉信仰更新。在這麼短的篇幅內，不太可能對文化的種種問題作通盤的分析與詮釋。學者會對文化提出超過一百六十種的定義，但基

督徒人類學家希伯（Paul Hiebert）的界說似乎最精簡而中肯。他認為：「文化是一個經由學習、且反應社會特質的行為、思維、以及產品的綜合體系。」因此，我們所探討的文化，並非侷限於人文或社會科學，也包括了自然科學等不同領域。我們所要評論的文化課題，不僅囿於行為模式上，更包括背後的意識形態，及最深層的世界觀。

文化與信仰的課題絕對不會過時，它是任何時代的基督徒都必須面對的挑戰。二十幾年前，當傑出的神學家蘭姆博士給克拉夫的書寫序言時，就會說：「基督徒所必須處理的時代問題之一，便是文化的概念——即按行為科學家所界定的文化。」出類拔萃的宣教學者希伯認為，二十一世紀的爭戰，是世界觀的爭戰，亦即是文化深層結構的爭戰。鑒於此理念，恩福基金會同工存著戰兢戒慎的心情，倡導「中華文化基督化」，盼能藉著微薄的力量，在大眾媒體中不斷和這世代的人對話，並藉著強有力的禱告，使他們的心意被奪回，歸順基督。□

作者為恩福基金會會長。

神經學與宗教

近日研究人類神經系統的學者，對於腦神經和宗教經驗的關係極有興趣，所興起的學科稱為「神經神學」（neurotheology）。

他們將一簡稱 SPECT 的測量腦神經反應儀器，連在進行祈禱、靜坐、或唸經、甚至跳宗教舞蹈的人士身上，結果發現，後腦的頂端「定向部份」，就是控制感覺器官的部份，在人進入「靈覺」的時候，變成黑暗，以至人感到「自己成為無限，與宇宙連為一體」，失去了自我與世界的分野。

有人認為，此一現象或許可說明，宗教經驗只不過是「神經元的作用」而已。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卻會問科學家：「是誰把這種裝置放在我們裏面？」□

（取材自 Newsweek, Jan 20, 2001, p. 59）

奧
運

2008

，
我們
可以
做些
什麼
？張
牧

七月十三日晚10點10分左右（北京時間），當前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在莫斯科宣佈，中國北京獲得2008夏季奧運會舉辦權時，百餘萬民眾聚集在中華世紀壇，天安門廣場沸騰了。有報導以「京城不眠夜，狂歡夜」來記錄這一盛況。《紐約時報》記者感慨道：「畢竟，這個國家已很久沒有值得慶賀的事了。」連許多海外華人自豪感也倍增，彷彿經歷了千百年苦難的中華民族，一夜之間就登上了世界舞台。

七月十四日，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報導此則新聞時，在播出一段熱鬧非凡的場面之後，也不忘記留幾秒鐘，放映法輪功成員自焚的鏡頭被中央電視台（CCTV）奉命中斷衛星輸信號的尷尬畫面；暗示中國政府或許不會照申辦時的承諾，給予各國記者新聞報導自由——至少現在還沒有。

七年之後究竟會如何？這七年之內，中國能否保持穩定發展？西方民主社會所關注的人權和新聞自由，是否能得到改善？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基督徒可以做些什麼貢獻？2008北京奧運會不會成爲一個華人教會向世界宣教的契機？本文想就這幾方面做一些探討。

前車之鑑—希特勒時代

近來在美國經常會聽到有人將2008北京奧運，與1936柏林奧運和1988漢城奧運做比較。反對北京主辦者認爲，現在的共產黨政府猶如當時德國的希特勒納粹政府，會藉機高舉國家民族主義大旗，達其第三帝國企圖。支持北京辦奧運者則認爲，如果給中國一個機會，也許她會像八十年代的韓國專制政府一樣，迫於國際社會輿論監督，逐步向民主開放社會過渡。前美國駐北京大使李潔明（James R. Lilley），在《新聞周刊》七月十六號上撰文，從中國正在經歷深刻社會經濟變革的角度分析，認爲北京很有可能會更像當年的漢城。這裡我想從卅年代德

國教會在希特勒政權下所扮演的角色，比對韓國教會在八十年代的情形，來思想華人教會可以對北京2008奧運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在“Kingdoms in Conflict”（《當代基督教與政治》）一書中，查爾斯·寇爾森（Charles Colson）詳盡敘述了卅年代希特勒是如何利用德人的愛國熱情，把天主教、基督教分化瓦解，歸入中央宗教事務局名下；使教會——社會的良心——失去其獨立性，淪爲納粹的宣傳工具。但還是有人不肯就範，成立了非官方的「認主教會」（Confessing Church），其中領袖之一便是後來被納粹絞殺的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另外一位逃過納粹迫害，爲戰後德國社會道德重建立下不朽功勳的潘霍華好友，尼默勒（Martin Niemoller），曾經用經典之筆勾畫出德國教會是如何步步退讓，使希特勒陰謀得逞的過程：

德國最先逮捕的是共產黨員，我非共產黨員所以沒有抗議。其次他們逮捕猶太人，我非猶太人所以沒有抗議，再其次他們逮捕工會會員，我非工會會員所以沒有抗議。最後他們逮捕我，其時已經沒有剩下人好去抗議了。

既然德國教會已無力吶喊出先知之聲，所以也就有了1936柏林奧運上來自美國的黑人運動員杰西·歐文斯（Jesse Owens）一天奪四金的英雄壯舉，給歧視其他種族選手的希特勒一記響亮的耳光！

南韓教會的榜樣

讓我們看一下八十年代的韓國。經歷了朴正熙近廿年的鐵腕統治，韓國經濟雖得到了長足發展，但民眾在政治上的民主自由還根本談不上。全斗煥在朴正熙被刺殺（1979）後上台，仍然實施軍管法，由此引發學潮，工人罷工抗議事件也此起彼落。

緊接著在80年五月就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光州大屠殺，大批持不同政見者被逮捕或流放，現任韓國總統金大中亦是其中之一。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漢城還是獲得了88奧運的主辦權。這在當時確實引起極大的爭議。

但廣大的韓國民眾卻是歡欣鼓舞，把注意力全然轉移到如何積極辦好奧運。全斗煥政府也利用此機會試圖改變其惡劣的國際形象，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儘管如此，由於政治體制的缺陷，沒有健全的監督制約機制，本來為88奧運預演的86亞運會發生了許多重大經濟醜聞。全斗煥連同自己的老婆家人都被捲了進去，並最終導致下台入獄。1987年韓國國民議會通過修憲，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國家最高權力歸議會，保障公民權益等。此時的全斗煥政權還想武力鎮壓民眾的示威請願活動，但已無回天之力（不知他是否因顧慮到88漢城奧運而有所收斂）。87年底，盧泰愚當選總統，開始推行政治改革，至88年九月漢城奧運，韓國社會基本上已進入了一個良性發展期。值得一提的是，後來任美駐中國大使的李潔明，此時期任美駐韓大使（1986-1989），因此他所提「北京2008奧運更會像漢城1988奧運」的看法，頗具權威性。

再讓我們看看八十年代的韓國教會。當得知自己的國家獲得奧運主辦權時，韓國教會的基督徒一樣喜上眉梢，深感自豪。但他們更有從上面來的領受：這豈不是神把宣教工場擺到我們家門口嗎？整個韓國教會都動起來了。不，基督徒先跪下來了。弟兄姊妹們懇求神賜下聰明智識，教他們如何團結起來，為這一「世界宣教大會」代禱策劃。基督徒領袖放下派別成見，聚首商討研究福音策略。他們也謙卑地懇求世界各地的教會為此代禱，並誠懇邀請各大宣教機構攜手合作，共赴禾場。青年使命團、學園傳道會、環球福音會等機構紛紛響應，分享在以往各屆奧運傳福音的經驗。

韓國教會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印刷了各種語言的福音單張，並訓練弟兄姊妹基本的英文福音會話。連年長者也毫不示弱。這些用英語交流實在有困難的老人家，在奧運期間問一句簡單的“Where are you from?”之後，就把遊客所懂語言的單張派發，然後用韓語為他們禱告祝福。這在當時堪稱一幕奇景。據一位韓國弟兄分享，許

多來自阿拉伯穆斯林地區的遊客是第一次聽到福音。也有一些學漢語的韓國大學生，趁機向中國運動員傳福音，並因此得著呼召去中國做宣教士。據同一位弟兄講，八十年代的韓國教會已有世界宣教的異象，但透過88奧運，經歷一次家門口的練兵之後，韓國弟兄姊妹走出去宣教的心更強了，也更成熟了。

華人教會當如何？

我們華人教會（國內及海外）會如何呢？我們豈不是也有從上頭來的宣教異象嗎？我們豈不是心裡火熱，誓要看到一個「宣教的中國」嗎？神豈不是已經給我們開了一個無人能關的門嗎？八十年代韓國的經濟奇跡式騰飛（GNP年增長率12.1%，為當時世界之最），而今日中國的經濟年增長率保持在7-8%，也屬世界罕見。神豈不是在預備供應我們世界宣教的需要嗎？八十年代韓國有20%為基督徒，他（她）們有一個共同的心願：「神啊，我們願藉此機會（奧運）彰顯神的榮耀！」我們中國的弟兄姊妹豈不也是日夜呼喊：「京城門哪！你們要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那榮耀的王要進來！」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曾因報導1989天安門學潮，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最近又在北京獲2008奧運主辦權24小時內，讓中國政府尷尬一次。我祈禱並相信，七年後的北京不再有屠殺，而會有像1988漢城Yoido廣場五十多萬基督徒跪下切切禱告的場面（見《時代周刊》Sep. 19, 1988）。奧運2008究竟會如何，從一定意義上說，取決於我們基督徒參與的程度有多少。

讓我們以使徒保羅勸勉提摩太的話共勉：「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教主面前可蒙悅納。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因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間，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他捨自己作萬人的贖價，到了時候，這事必證明出來。」

「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願神在中華大地得著榮耀！□

作者為恩福神學生，現就讀於 Regent University。

九一一悲劇的反思

陳宗清

九月11日清晨，恐怖份子劫機分別衝撞紐約世貿大樓和華盛頓五角大廈，隨後雙子星大樓紛紛倒塌，造成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最巨大的慘劇。結果，不僅令美國人爲之恐懼與哀痛，也讓全世界感到震驚與憂心。這次事件使美國在景氣低迷之期，蒙上更深一層的陰影，真可謂雪上加霜。

九月17日華爾街股市在休市四天之後，重新開盤即重挫684.81點。接下來幾天，繼續往下滑落，而全球的股市和金融幾乎沒有一處不受波及。這樁恐怖事件在頃刻間使美國處於危機之中。布希總統宣稱，這次的悲劇再次「喚醒了一個巨人」。果真如此嗎？美國真的被喚醒了嗎？究竟美國的危機是甚麼？美國是否能從這危機中學到應有的功課？這些問題是有待時間來檢視。本文限於篇幅，只從屬靈的角度來分析這個事件帶給全人類的警訊和教訓。

真正安全之所

國防部的五角大廈向來以戒備森嚴、監控完善著稱，沒想到竟遭受美國航空公司77號班機的撞擊，損毀慘重，死亡人數將近兩百。在濃密的煙火中，這個被公認爲擁有最強大武力的國防部，卻未能及時防禦自己，在全球的電視觀眾眼前，成爲可悲的笑談。可見得，這世界無一處是真正安全之所。聖經說，惟有耶和華上帝才是我們的高臺和避難所（詩五十九9，四十六1）。

此次事件也讓我們看到生命的短暫與脆弱。數千條人命在剎那之間化爲烏有，或成爲斷垣殘壁中的屍骸。其實，人本來就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無法確實掌握時間與空間。誰能預料這飛來的橫禍會使許多人的美夢成泡影，讓幾十萬人的心靈烙下難以撫平的傷痕？

無定的錢財

據說，每天大約有五萬人在雙子星大樓上班，這些人大多數爲世界各國銀行的職員，每天與鈔票爲伍，是世人羨慕的對象。在這次的災難中，損失的巨款無法估計，美鈔化爲灰燼，金條溶入廢土。所以聖經說：「不要依靠無定的錢財」（提前六17）。當世人在處心積慮抓住錢財時，豈會料到自己乃是在「捕風捉影」？

誰比較邪惡？

美國情報當局預估，約有二十位恐怖份子參與這四架飛機的劫持，他們被稱爲是「兇殘的歹

徒」，或「邪惡冷酷的劊子手」。在不少人的眼裏，這些殺害無辜百姓的恐怖組織是邪惡的象徵，人人都有權利給予最嚴厲的制裁。但我們要問，難道這些人真的比其他人更壞嗎？事實上，在他們的宗教裏，這些被賓拉丹訓練的恐怖份子都是受仰慕的英雄。然而他們的心被「惡者」矇蔽了，因主耶穌說，魔鬼（盜賊）來，無非要殺害、毀壞（約十10）。因此，以屠殺生命爲榮，無疑是受了魔鬼的驅使。而這種殘害生命的事蹟，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就人性敗壞的本質來看，任何人都可能被邪靈誘惑，去殲滅生命。

有人問耶穌，十八個被西羅亞樓倒塌壓死的人，是否比耶路撒冷其餘的人更有罪，耶穌說：「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路十三5）面對人的罪性，只有一條生路，就是耶穌基督的救贖，否則人類只能以五十步笑百步。

美國的危機

美國真正的危機在哪裏？是金融危機嗎？是股票一蹶不振嗎？是防衛系統有漏洞嗎？是民主制度的破綻嗎？還是恐怖份子日以繼夜對美國人民安全的威脅？不！真正的危機乃在於美國人已經逐漸離棄聖經的真理。布希說：「這些恐怖份子雖然動搖了建築的根基，卻無法動搖國家的根基」，而他並沒有解釋什麼是美國的根基。掀開歷史，我們曉得，美國開國元勳曾異口同聲的見證，敬畏神才是美國真正的根基。在美國立國之時，富蘭克林引用詩篇一二七1的話來勉勵當時的國會議員：「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醒。」誠然，恐怖份子是不可能摧毀這樣的根基，美國的根基只能是美國人自己破壞的。

主來的日子近了

主耶穌清楚的指出，末世時，戰亂的事情會愈來愈多（太二十四7）。不但國要攻打國，民也要攻打民。恐怖份子的行徑說明這世界不法的隱意已經發動，無人能遏止。我們深信，這世界動亂的根源是人的罪，故任何人爲的措施都沒法讓人獲得真正的和平。只有等到和平之君——耶穌基督再來，設立祂的國度，否則我們永遠無法在地上建立和平的家園。九一一的慘劇再次提醒我們，主耶穌來的腳步近了。□

作者爲恩福基金會會長。

光怪陸離

幕後的
掌控線後現代現象的
哲學背景

(一)

陳愛光

毋庸置疑，二十一世紀的華人社會必然會愈來愈多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而這樣的影響也勢必會使華人基督徒對真理的看法有所不同。本文擬揭露後現代的面紗，使我們可以掌握時代的趨勢，為神的啓示作美好的見證。

「後現代」知多少？

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 是一種對「現代主義 (modernism)」的反動。它本身並不是一個很明確的運動，也沒有系統的思想。其實，若要界定後現代主義，把它作清楚的分析，這種作法本身便違反了後現代的精神。

因此，簡言之，後現代主義是一種與現代主義背道而馳的思想方式，是一個消極的運動，或許稱之為「反現代主義」更正確——只是這名稱或許會引來誤解，以為要轉回現代主義之前的時期。而「後現代主義」則可表明，它是現代主義之後的產品。亦即，到了二十世紀，哲學界普遍察覺，現代主義已經失敗，必須要走向一個新的時期，不再受制於現代主義的理性桎梏。

我們這批站在哲學新世紀門檻的人，不妨將自己的心態，與處在現代主義興起之初的人做個比較。他們同樣認為，自己正從某種理性的黑夜中清醒過來，而要勇敢地踏入一個前無古人的自由境界。我發現，自認為已浸淫於後現代、享受其自由的人士，極少有人作如此的反思。墨菲 (Nancey Murphy) 的話可以作後現代主義者的代表，她說：「由此刻的立足點，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現代主義所強調的〕，是西方思想裏受到歷史影響的一段插曲。」¹他們難道不察覺，如今的後現代氣候也只不過是「受到歷史影響的一段插曲」，在未來的哲學歷史中，同樣會受到譏嘲？

也許，這兩者的確有所不同。早先的現代主義者對理性的探索非常樂觀，而後現代主義者卻毫無這種心態。甚至，後現代主義引以為傲的，

乃是不再像現代主義那樣天真而樂觀。因此，凡是認真想為這團「認識論的亂麻」找出路的人，都免不了帶著失望的情懷。在哲學史上，一個新的思潮竟沒有引致興奮的熱情，這可能還是第一次。

後現代主義也和曾經流行過的哲學思潮一樣，泛及萬象。從文化到倫理、從藝術到宗教，大家都套用「後現代」一詞。然而，就哲學的觀點而言，從現代主義轉折到後現代主義，主要的課題只有兩個：認識論 (epistemology) 和語文學 (language)。

一、「認識論」的來龍去脈

認識論是西方哲學的大題目，主要探討的題目為：「什麼算是知識？」「什麼是真理？」「我們是怎麼會知道自己所瞭解的事？」這些問題顯然都與神學相關。凡與「真理」相關的問題，基督徒都很感興趣，因為我們正是要傳揚真理。本文將先扼要列出認識論的要點，然後再談後現代主義對它的看法。

1. 知識 (Knowledge) 的本質

根據分析哲學，傳統對知識的定義為：「知識是經證實的真確信念。」²直到1963年之前，將知識分析為所謂的「經證實的真確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 簡稱JTB)，一直無人異議。然而，蓋提爾 (Edmund Gettier) 曾寫了三頁的文章，清晰指出有時JTB不一定是知識。³蓋提爾主要是舉出一些反例，說明有時候一真確信念的證實乃是出於偶然。在這些例子裏，「證實」與「信念的真確」雖同時存在，兩者並不像JTB的分析那樣相關。後人稱這些例子為「蓋提爾問題」，而這類狀況十分罕見。因此，我們在此仍然可以用JTB來作為界定知識的正確分析法。⁴

或許已有人看出，JTB的分析是由三個條件組成。第一，人必須相信該說法。第二，該說法必須

真確。第三，在得到知識之時，人要經過證實才相信該說法為真。這三者中最沒有問題的是第一點，就是「相信」的條件。但其餘兩點則是哲學上最困難的問題。

2. 真理的本質與信念的證實

彼拉多在面對那位真理的化身時，曾問說：「真理是什麼？」³只可惜，他提出這個深刻的問題，乃是出於不耐煩，並不想得到答案——而他因此也沒有得到。

談到「真理」，哲學家一向只限於指「命題」。所有的「命題」都具「真理價值」——亦即，非「真」即「假」。如果合乎實體（reality），則命題為真；否則便是假。這就是所謂真理的「符合論」。這個理論假定了知識必須符合實體。因此亦可稱為真理的「惟實觀」。惟實觀肯定，在我們的心思之外，有一客觀的實體。我們所知道的，其實便是「外在的」那回事。以此觀之，命題乃是我們去描述實體的努力。

而如果有人不持惟實觀，那麼，整個真理的概念便成一大難題。或許有人認為，我們的知識並不是符合實體，而是我們對實體的理解。根據這個看法，命題不是在描述實體本身，而是在描述我們對實體的理解。⁶這樣一來，真理不是在論命題是否符合實體，而是在看它是否正確地描述出我們的理解。如此，實體究竟如何，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們對實體的看法為何。

由此可見，真理不像我們所以為的那麼容易界定。再說，如果知識是在講真理，那麼，就必須問：我們怎樣才能說自己認識真理？這個問題牽涉到如何證實我們的信念為真確。一般人會回答：我們是憑著證據來證實我們的信念。但進一步推敲就會發現，什麼才算證據也是一個難題。

或許有人認為，這些問題都是學術的空中樓閣，除了哲學家之外，誰會去問？其實正好相反，哲學家從來不會問一些不關痛癢的問題——這些若不是當時的切身之痛，必是可預見的未來會產生影響的概念。例如，在證實信念方面，凡是曾嚐試過護教，或曾與非基督徒對話的人，都會發現，每個人判斷證據的標準都不一樣；某人認為是很強的證據，可能根本無法說服另外一人。我們對證據強弱的看法，則和自己所持有的信念體系有關。⁷

二、語文學 (Linguistic)

與認識論的微妙關係

在哲學界裏，二十世紀堪稱為語文學的世紀。西方哲學的注意力突然全集中在語文上。在美洲國家中，哲學從邏輯的實證主義轉到語文分析學。在歐洲大陸，由存在主義引進的現象學中，哲學的詮釋學脫穎而出。在該世紀的下半葉，法語系的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以及女權運動對父系用語的批判，成為敏感話題。⁸

這種對語文學幾近偏執的景況，令人相當訝異，因為西方哲學素來貶抑對語文的探究。他們認為，哲學是在搞思想；而語文只是表達思想的不完美工具。過去語文多半被視為藝術，與情感的關係多於智力。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哲學家發現，與其稱「我們說語文」，不如稱「語文說我們」。因為語文的表達有如一扇窗戶，透過它，我們能看見自己。

從表面來看，語文和知識的理論似乎沒什麼關係。但是，綜觀二十世紀的哲學潮流，亦即後現代主義，這兩者則是手牽著手前進。從現代主義的角度來看，語文學和認識論竟有這種關係，實在難以思議。現代主義與前現代時期在探討認識論的時候，通常是從心思入手——如，思考與理解的過程、真理和邏輯等題目。而語文則是修辭學與詩的事。

一旦哲學對語文產生了興趣，便逐漸看出，語文是瞭解思想的一個門路。有些人甚至強調，語文就是思想。如斯特洛克（John Sturrock）所言：「語文不再像從前的人所以為的，是一種單純、透明的思想工具。如今我們傾向於將語文與思想劃上等號；我們不再透過它來看實體，而是正視它，試著去瞭解我們一開始怎麼會得到它，又是怎樣使用它。」⁹

古典哲學的興趣大半在形而上方面，亦即，想要去瞭解實體的本質與結構。實體成了我們去認識的客體。不過，到了康德，重心逐漸轉向主體。因此，從形上學轉往認識論，是現代主義時期出現的變化。而一旦語文分析與知識分析拉上了線，結果卻讓人大吃一驚——一個全新的哲學時代竟相應而生。□

（下期待續）

作者為神學博士，台福神學院專任教師。

20世紀三位護教學者

—— 十世紀西方基督教界有三位護教學者，奮力向滿腹疑問的當代人說明基督信仰。他們切入的角度不同，對聖經啓示性的看法也不一致，但是對於除去時人接受福音的障礙上，都有貢獻。在《向懷疑者宣教——二十世紀基督教的護教家：魯益師、卡內爾、尼布爾》(Missionaries to the Skeptics. Christian Apologists for the Twentieth Century: C. S. Lewis, E. J. Carnell and Reinhold Niebuhr)一書中，希敏斯(John A. Sims)將他們的生平與護教模式，作了精采的介紹與剖析。

魯益師最主要的貢獻，是對「有神觀」的辯護。他曾深入探究的問題為：人類的道德律、人對靈性意義的追求；而他對「神蹟」與「苦難」的討論，打開了許多人的心結。魯氏認為，從前西方的不信人士與基督徒仍有一些共識，例如，某些價值是永存不朽的、某些道德是絕對當守的、有超自然的神靈、罪是實際的、有報應與審判、希望人類能得到拯救等等；但是如今這個時代，非信徒連這些概念都否定了。所以，要帶領人信主，頭一步是要恢復這類觀念。

卡內爾的負擔，是要證明基督教是真實的，而且符合人類的需要。他透過「真理的前後一致性」、及「不自相矛盾律」，來強調聖經的合理性，並發展出「系統的一致性」理論，來驗證基督教的真理。二十世紀中葉，鑑於存在主義的盛行，他又強調價值的重要、委身的意義，並倡導愛是一切的核心。他對物質主義、享樂主義、科學主義、人本主義提出犀利的批判。他的名言為：「基督教不是撇下理性、單憑信心躍入深淵的信仰；其實，凡有理性思維的人都會發現，不信乃是不合理的。」

尼布爾的強點，是「聖經唯實論」(biblical realism)；他指出，與所有的解釋系統相較，基督教對生命與歷史的詮釋最符合人類的經驗。他的《道德人與不道德的社會》與《自然與人的命運》兩本書，說明用權力來維繫公義，是必要的；而這正是基督教最值得社會重視之處。□

(取材自 Mulholland, K. B. "2001. Book Review",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43/1. Pp. 168-170)

註：

- 1 Nancey Murphy, *Anglo-American Postmodernity: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Religion, and Ethic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7.
- 2 Roderick Chisholm, *The Foundations of Know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47.
- 3 Edmund Gettier,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 23 (1963), 121-23.
- 4 Alvin Plantinga 建議，知識的必要條件，不要用「證實」，而改用「保證」。參他所寫 *Warrant: The Current Deb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他主張，證實的定義不清楚，常予人有(認識論上的)責任感，而他認為，這在知識的理論上是不充分的。不過，他對保證的說法，似乎也 and 證實的觀念一樣不夠明確。「證實」一詞不需要解作認識論上的責任。只要證實的觀念仍保持模糊，JTB
- 5 的分析對我們 就已經夠用了。
- 6 約翰福音十八 38。
- 7 知識的曉悟理論 不一定會否定「外在」實體的存在，只是否定我們能直接知曉實體的「本相」。換言之，根據這個看法，我們只能曉悟，但絕對無法完全認識實體。
- 7 參 James McClendon, Jr. and James Smith, *Convictions: Defusing Religious Relativism*, Revised ed. (Valley Forge, PA: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94).
- 8 Dan Stiver,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us Language: Sign, Symbol and Stor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1996), 4-5.
- 9 John Sturrock, ed., *Introduction in Structuralism and Since: From Levi-Strauss to Derrid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2; quoted in Dan Stiver,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us Language*, 5-6.



比高低嗎？

這些年來，人們常常在談多元主義，亦即，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理想等等，各自都有其內在的絕對價值，因而彼此應該互相尊重，平等共存。換言之，對於不同於我們的價值或信仰體系，不能進行高低或好壞的區分，更不能把自己的體系強加於他人身上。

基督教邊緣化的危機

多元主義在西方神學界的流行，沖淡了西方教會的宣教熱情，甚至教會趨向於成為社交文化俱樂部。很顯然，如果附從多元主義，向非基督徒傳福音，就等於把自己的信仰強加給別人；這樣做無異於文化沙文主義！另一方面，一些福音派教會為了維護宣教的正當性，便否定多元主義所認同的文化多元性，認為傳福音就是以基督教的價值體系來取代非基督教的體系。結果，在中國的情境中，當一些文科學者用完整的非基督教價值體系來抵抗福音，他們則束手無策，只能被拒於門外。這樣的作法使得基督教總是處於邊緣狀態，無法進入中國文化的主流。看來我們對多元主義的問題還需要有更多的認識。

文化多元性的事實

其實對於多元主義，我們應該從兩方面看。其一，多元主義所窺視並揭視的文化（或理解）多元性是一生存現實，無法予以簡單否定。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有的人能建立比較完整的理解體系，從而有較強的對話能力；有的人理解體系較簡單，容易被他人說服。但是，每一種理解力，就其發展來看，都會走向建立內在的絕對價值。所以，當我們傳講基督教體系時，不可避免會與對方在理解力的層面上發生衝突。我們會認為，基督教的價值體系優於對方；但對方在其絕對價值的信念中，則會堅持他們價值體系的優越性。究竟誰的價值體系更

高級呢？不難發現，這個問題是無法在爭論中得到解決的。從這一角度看，不管我們是否同意多元主義，都必須承認它所指示的文化（或理解）多元性為一生存現實。

這一點也許需要更多的說明。或許有人會反駁說，如果基督教價值體系不高於對方，那麼我們就不必去傳福音了。這說法似是而非。我們所說的「價值體系」指的是在人的理解中的「價值體系」；它包括一組可操作的價值判斷標準。比如，基督教的價值體系裏通常包含這樣的價值判斷：人必須信耶穌為救主。為了操作這一價值判斷，我們訂出了下列標準：如，星期天去教會崇拜、參加團契活動、常常讀經禱告等。在這個體系裡，只要生活表現符合這些標準，就是基督徒。顯然，這些標準只在我們的理解中才有意義。對不理解這個價值體系的人來說，這些價值判斷不能作為標準。也就是說，從理解的角度看，我們基督教的價值體系並不高於任何其他體系。但是，如果從這一前提出發，而推出「不必傳福音」的結論，卻是犯了和多元主義同樣的錯誤。

因為，多元主義作為一種主義是錯的。從一定的價值體系出發，任何其他的價值體系都只能在它的標準下受判斷。多元主義自身也是這樣一個體系。當它認為一種價值體系不能判斷另一價值體系時，它就把自己的價值體系強加給其他價值體系。

對話交流與傳福音的區別

實際上，當我們從自己的價值體系出發來評判對方時，也就是或多或少把自己的價值判斷加給對方。因此，問題不在於我們有沒有把自己的價值判斷加給對方——這在對話和交流中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總是要求對方接受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如果沒有這一要求，根本不可能有所謂的對話和交流。

那麼，問題在那裏呢？當我們與他人分享時，如果只是在講一套基督教的價值體系，這樣的「傳福音」就不過是一般的「對話交流」。而在「對話交流」中，越是完備而精緻的體系，就越有說服力。中國文化積澱兩千年，若我們的對象是滿腹經綸的高級學者，很可能不久便發現自己的說服力居於下風。

極端的達爾文主義者

英國生物學家叨斤(Richard Dawkins)是極端的達爾文主義者，他寫了《自私的基因》一書，描述進化論即是基因之間的競爭。從前，一些化學元素不知如何便形成了一套以DNA為基礎的系統，可以自行繁殖。頭一個出現的是單純的基因，這串基因只有繁殖的功能。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它的後代開始學會建造身軀。這些身軀的目的，只是為使基因進行更有效的複製。換句話說，雞乃是雞蛋再造另一個雞蛋的辦法。

所謂的「現代達爾文主義」，簡言之，便是基因的物競天擇。用叨斤的話說，人(和其他的生物一樣)「是我們基因所造出的機器。我們的基因就像芝加哥的幫派，在競爭力極

強的世界存活了下來。……我認為，一個成功的基因最重要的特性，就是無情的自私。……我們是適者生存的機器——是設定了的工具，為要保存那些自私的細胞分子，就是所謂的基因。」

為了使他的基因理論能夠配合一般人所看重的道德，他提倡機器人的突變說。他寫道：「既然人天生就是自私的，我們不妨教導要慷慨、無私。我們要明白自己自私的基因想要如何，那麼我們至少有機會打亂其設定，而這是其他生物萬萬作不到的。」

叨斤曾提出複體(meme)理論，將達爾文理論應用在思想與表達中，稱凡從他人學到的東西，便是一個複體。英國心理學家布萊克萊(Susan Blackmore)在1999年出版的《複體機》(The

Meme Machine)一書中，把這理論進一步發揮，認為人的心思即是自私之複體的表現。這些自私的複體不斷進化的結果，便產生了複雜的複體系統，如語言、宗教、科學理論等。而其中最有力的成品，乃是「自我」的幻覺。她的結論為：「叨斤對自私的基因說了一句名言，即，『我們是地上惟一能反叛這些自私的繁殖暴君之人。』可是，如果……認真推敲叨斤的複體理論，並按邏輯推演，最後會發現，根本沒有可以反叛的對象。」她這樣描寫人生：「我們所過的生活原是一大騙局。是複體讓我們這樣活的——因為，一旦我們有了『自我』的幻覺，他們就有更強的適應存活力，更能傳播開來。」而任何一個複體或基因，成功的標準便是其繁殖的頻率。□

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對話，從利瑪竇至今已近五百年，新教(即基督教)傳到中國也已兩百年過去了，但是如今基督教在中國還是處於邊緣，為什麼呢？原因就在於，我們常把福音傳播當作是對話交流；這種企圖當然會受到頑固而有力的抵抗。只要這種企圖還在，相應的抵抗就還在。

然而，基督福音的中心並不是一套價值體系，而是宣告耶穌的救恩：耶穌從天國而來，並要把人帶向天國。

福音能更新價值體系

所有的人都是在自己的價值體系中接受耶穌的救恩，整個體系從而更新，形成一種基督教價值體系。換句話說，救恩是神在應許中賜下的，我們每時每刻都要以接受的心態來領受；而在不斷經歷救恩的過程中，我們的價值體系就會逐漸更新。

因此，我們要傳的，不是一套既定的基督教價值體系，而是耶穌的救恩。這是使人的價值體系不斷更新的力量——救恩不僅可以更新福音朋友的價

值體系，亦要更新我們自己現有的價值體系。可惜基督徒往往未能認識到，救恩是在應許中給我們的，於是，一旦形成了某種價值體系，便會自足於其中，以為這就是神要給我們的一切，並在傳福音時，只傳自己所認定的價值體系。

當然，所有的基督教價值體系之內都存在著這種更新的力量，因為這類價值體系乃是以耶穌的救恩為基礎。不過，傳福音並不是把人帶向某一種基督教價值體系，而是在對話交流中展現耶穌的救恩。當對方接受耶穌時，他並不一定接受我們所認定的價值體系。他乃是在自己原有的價值體系上接受耶穌的。耶穌的救恩將更新他的價值體系，使之形成一種基督教價值體系。而我們只要以接受的心態共同面向耶穌的救恩，就可以彼此接納，因為每一種體系都需要要在神的恩典裏被更新。在傳福音中，傳者和被傳者一起經歷耶穌的救恩，一起被提升。□

作者為哲學博士，現任富勒神學院研究員，曾為恩福神學生。

仁 與 普 愛

從基督之道

看傳統人倫

陳志平

從基督之道的視野看，中國人的群體關係有何長處與短處？在傳統中國，人的行為準則稱為「禮」。禮主要包括二方面：一為對天對祖先的祭禮，一為現實社會中人倫關係的行為準則。本文只討論後一方面。

傳統中國群體關係的特徵

一言以蔽之，傳統中國社會的特徵是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家族社會。其基本的群體關係即所謂的「五倫」——父子、夫妻、兄弟、君臣及朋友。前三項是直接的家庭關係，而後二項可視為家庭關係的放大：君臣關係是父子關係的放大，朋友關係是兄弟關係的放大。

按照禮的標準，五倫中每一「對子」都構成上下尊卑、支配順從的等級結構。在傳統中國人的理想中，此等級關係又應該貫之以內在的和諧，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和睦。和諧的基礎就是根據血緣關係而來的仁愛。「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孔子特別強調，「仁」應該是「禮」的自然表達。

依照我的理解，出於血緣紐帶的愛是每種生物與生俱來的本性。我仍然記得孩童時代在鄉村，試著去抓一隻出殼不久的小雞，母雞便不顧一切地衝上來保護它。在人類的經驗裏，這種類似母雞保護小雞的本能可視為「仁」的自然基礎。每個人在出生時，都可經驗這種建立在血緣紐帶基礎之上的

愛。這也是為什麼儒家總是訴諸于人的自然本能情感（如「良知良能」、「本然之善」、「思『誠』」），作為家族社會的基礎。

柏格理論的啟發

在《神聖的帷幕》（*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一書中，柏格（Peter Beger）提供了一個模式，有助於理解中國的傳統社會。他開宗明義說：「每個人類社會都在進行建造世界（world-building）的事業」（p.3）。這個「世界」是指文化的世界，而社會則屬於其中的一部分。社會是由外在化（externalization）、客體化（objectivation）、和內在化（internalization）構成的辯證過程。從人類學的角度看，自我的外在化是必然的過程。這種外在化產生了人類社會，而人類社會則具有客觀實體特質。社會所預設的處境，會強加於個體——無論他願意與否。社會的成員必須接受該社會的控制、保護，並承受其後果。接下來，內在化就是「重新把已經客體化的世界吸收進意識之……過程……，個人既將客觀世界視為外在實體的現象，也視為內在於本身意識中的現象」（p.15）。柏格把人與文化（社會）的關係看成一個辯證的過程，無所謂誰決定誰。但我們可以稍稍修正他的觀點，將自我作為其模式的終始點。（照基督教信仰的觀點，自我還受靈界的影響，但這不在柏格模式的討論範圍內。）



不同人類群體所建構的文化世界各不相同。傳統中國人所建立的，是以倫常關係為基礎的宗法制家族社會。若要證明並強調這種社會的合理性與穩定性，必須從倫常關係的內在化入手。「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在儒家看來，父子、兄弟間的愛是最普遍最自然的，每個人都可在他的生活中經歷到。儒家把這稱為「善端」。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人性本善的假定（即對自我的認識）、和宗法制家族社會（外在化、客體化了的群體）之間，有某種一致性。

禮，作為外在化、客體化的群體關係準則，需要被吸收到自我的意識之中，進而成為習慣性的行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論語·雍也》）。孔子的這句話表達了禮的內在化過程。知之 → 好之 → 樂之三階段，與希伯（Paul Hiebert）的世界觀模式相符：cognitive → affective → evaluative（Hiebert 1985: p.p.86-91）。所不同的是，孔子已經肯定了他的物件。

從聖經觀點看家族社會

首先，在聖經中，建立在血緣紐帶上的人倫關係是得到肯定和祝福的。上帝是三位一體的神。神就是愛。而愛必然要在位格關係中實現和彰顯。這種愛的關係在聖父、聖子和聖靈純粹完美的關係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上帝在西乃山頒佈給猶太人的十誡可分為二部分。前一部分有關上帝與人的關係，而後一部分則關於人與人的關係。後一部分的第一條就說：「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出二十12）。保羅在論到該誡命時也說：「你們作兒女的，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弗六1-3）。顯然，傳統中國以孝悌為本的仁愛作為家庭倫常的原則，不僅不違反聖經原則，而且還有神祝福的應許。而聖父聖子之間純粹的愛，向人類啓示了最完美的榜樣。

其次，耶穌一方面肯定以血緣紐帶為基礎的人倫關係中的仁愛，同時又從一個更高的層面否定了

它，因為神的家是一個超越血緣紐帶的團體。當有人提醒耶穌他的母親和兄弟在外邊等著與他說話時，耶穌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兄弟？……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太十二47-50）。他所看重的關係，超越以血緣紐帶為基礎的人倫，甚至還彷彿破除了這種關係；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神的國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兒女，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來世不得永生的」（路十八29-30）。他對追隨者提出了更高更強的要求：「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原文作「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路十四26）。

對侷限於家族社會的人來說，耶穌的這些話語似乎很難接受；因為耶穌對人類群體提出了更高更強的要求，要這個群體與上帝產生垂直的關係。利瑪竇，這位在明末首先打開中國大門的宣教士，曾力圖告訴當時的士大夫，五倫之外還存在一個「大倫」，即追隨耶穌基督的人所構成之群體的倫理關係。所有上帝的兒女與父神都有父子關係；並且因著這位共同的天父，神的子民在基督裏成為弟兄姐妹。在這裏，仁轉化為普愛（agape），中國背景下的家族式群體轉化為神國度下的團體，這個團體之內的關係，猶如一個身體彼此相顧的肢體（林前十二25）。

研究傳統中國群體關係，是理解中國文化特質（包括人性論）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本文試圖揭示傳統中國群體關係的特徵，並從基督之道的視野略作評述。處境化的主要目的，是為福音的傳播。在這個世界，上帝之城總是建立在人之城中間。因此，研究文化傳統的特徵，並找出與上帝之城的連續性是必須的；否則，福音將難以廣傳。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確認它們之間的不可連續性。上帝之城對人之城具有批判性的絕對距離。接受上帝之城的第一步就是悔改。「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四17）。中華文化福音化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研究中國文化的特質，並揭示出基督信仰的世界觀對中國固有文化的挑戰，以致最終能帶來中國世界觀的更新。我想，這也就是恩福基金會的異象。□

作者就讀於Fuller神學院博士班，曾為恩福神學生。

· 之一 · 「智慧設計論」出招

智慧設計論面面觀

劉良淑編譯

近日的新聞

二月25日，洛杉磯時報以頭條新聞報導了智慧設計論近日在校園內造成的爭議。四月8日，紐約時報週日刊的頭版，採用了科學專欄作家 James Glanz 對智慧設計論的探討為主題。這些現象顯示，智慧設計論已經在學術界的主流內佔上一席之地。

五月3日，CNN在「新聞室系列」節目中，用了七分鐘來報導公私立學校教材中，有關「進化論的證據」在資料準確性方面的問題，並且採訪了主張智慧設計論與主張進化論雙方的學者。

五月初的大可馬（Tacoma）新聞論壇報導了智慧設計論的觀點，並刊載一位老師對達爾文主義的獨大所提出的挑戰。五月20日，喬治亞州的雅典市旗幟先鋒報——一份喬治亞州州立大學人人都讀的報紙——刊登了有利於智慧設計論的新聞。

連立場極左的舊金山週刊，也在最近以智慧設計論作封面文章。

三管齊下的策略

大約十年之前，強森（Phillip Johnson）提出「楔子策略」（Wedge Strategy），設定雙邊目標。第一是在學術界使智慧設計論合法化，即批判達爾文主義，及其自然哲學的基礎。第二是在宗教界使智慧設計論成為討論的核心，取代已走入死胡同的創造論。

楔子運動如今採用三管（或多管）齊下的策略。首先是在學術界發揮實力，經常舉辦大型的研討會，如今年五月24至26日在加爾文大學（Calvin College）的聚會，主題為「設計、自組織、及創造的合理性」，與會的人數約有兩百，大半為各個大學的教授與講師。

第二方面是在一般民眾中產生影響力，例如今年六月底在堪薩斯市所舉行兩天的座談會，對象為凡對此問題有興趣、想知道如何抗衡科學自然主義獨裁的人，主題為「達爾文、設計、與民主：科學教育應教導證據」。

第三方面則是在宗教界播散觀念。智慧設計論

的倡導者常會接受教會與神學院的邀請，如六月25-27日在肯塔基州（Louisville, Kentucky）南方浸信會所舉辦的營會，主題為「今日大學文化中事奉的裝備」。

反對的陣營

立場與智慧設計論完全相反的，只有兩種理論：第一，極端的自然主義——否定在人以外還有其他的智者存在；第二，傳統的有神進化論。

極端的自然主義主張，宇宙萬物的來歷，是出於毫無外力影響、亦毫無方向的過程，完全可以由或然率 and 自然律來解釋。這派人士稱智慧設計論為「新創造主義」，極盡能事的加以撻伐。

「傳統的有神進化論」雖同意神是萬物之源，但是大多否定「設計論」，其科學觀點完全接受達爾文的進化論，認為宇宙萬物的現今存在樣式，主要是由物競天擇與突變而來。

在此要聲明，傳統的「有神進化論」與其他主張「創造論」的派別——如「進程創造論」、「舊地球說」、「新地球說」、「洪水地質學說」等——有所不同。後者的立場可以包含在智慧設計論之內，都主張物類的差異，是出於神個別的設計。

去年十月，德州的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基督教大學）為研討信仰與科學的關係而成立的波蘭尼中心（Michael Polanyi Center），終止了力倡智慧設計論的主任甸布斯基（William Dembski）之職位，整個中心處於停擺狀態。這個事件雖對整個運動造成打擊，卻未終止其努力。

最終的目標

「智慧設計論」運動的口號是「教導爭論」。他們主張，學校不應當單單教導進化論，也應當討論該理論的困難，以及不同論點的可能性。

到目前為止，美國的教育仍然將「科學」與「自然主義」劃上等號。即使在基督教的學術圈內，討論「宗教／科學」的題目時，有神的自然主義仍佔上風。但是，從近日的發展來看，強森認為，楔子已經紮穩，必會有愈來愈強的公眾意見，接受智慧設計論是科學界合理的見解。……▶

· 之二 · 答客問

何謂「智慧設計論」？

「智慧設計論」主張，在自然界可以找出證據，顯示世界是經由智慧的設計而產生。

這一主張固然自古以來就有，但自一九八十年代以來，生物學的進展讓新一代的學者發現，達爾文的進化論已經不足以解釋生物的複雜性，因此開始重新考慮設計論的可能性。

目前此一陣營的學者，包括化學家、生物學家、數學家、和科學哲學家。他們聲稱：「生物學中複雜而富含資訊的結構，必須以智慧設計來解釋，才能說明，而且這些設計的證據，可以經由實驗來觀測。」

智慧設計論不談設計者是否是「神」，或設計是否有「目的」、是否「完全」等較屬主觀的問題，只探索所謂的「特定複雜性 (specified complexity)」，由此來判斷該物是否為偶然或概率的產物，或是經由設計而來。

何謂「特定複雜性 (specified complexity)」？

所謂「特定性」，是指可辨認的模式。例如：「我和朋友相約明天下午在火車站見面一起去喝咖啡」，和「速光各接週代快機星路宗摩眼萬回旨第找」兩串字，頭一串有理性的順序，是可辨認的模式，而第二串則沒有，因此前者可稱具「特定性」。

所謂「複雜性」，是指一物件可能有各種組合的方式，而其中任何一種方式若是出於偶然，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如，「你好嗎」，這字串雖符合特定性，卻不符合複雜性，因為字數太少，以偶然的方式組合的可能性很高。

換言之，「特定複雜性」是指某一物件或事件極不可能是偶然發生的，而其中具有可辨認的模式。按照智慧設計論，若出現特定複雜性，就表明

背後有設計。

「智慧設計論」和生物學有何關係？

近代生物學家皆承認，所有的生物都像經過設計而來。主張進化論者相信，這些表面現象並非由於背後有位設計者，而是機率與自然律造成的幻象。但設計論者卻舉出不少實例來舉證不可能出於偶然。

例如，一群科學家想探究，最簡單的生物需要多少基因才能存活並繁衍。若基因可以列成一張表，他們便是想要看，在表上刪去幾行，該生物仍能存活並繁衍。他們選的微生物，其基因碼約有580,000字母，可拼出480製造蛋白質的基因，加上37種RNA的「品種」。科學家發現，在實驗室所提供最理想的環境中，這種微生物需要有其265至350的基因，才能存活並繁衍。這或許足以顯示，該生物是經由設計而來。



科學家不是已經證明生物是進化而來的嗎？

2000年六月，人類的基因譜順序完全排出的消息公佈之後，諾貝爾獎得主 David Baltimore 在《紐約時報》中寫道，此一發現「證實了一件眾所周知、但仍辯論不已的事：我們的基因與果蠅、蟲子、甚至植物，都差不多。基因譜顯示，我們都出於同樣卑微的源頭，而彼此之間的關係都記在基因裏。創造論至此可以休兵了，但他們必不會罷休。」

其實，這說法似是而非。除非我們可以認定，所有果蠅、蟲子、和人的器官，都只能由物競天擇的理論來說明。但事實卻非如此。如今，在化石學、胚胎學、微生物學、生物化學、和遺傳學都已經發現一系列的證據，與自然進化的說法大相逕庭。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參考相關資料，作進一步的瞭解。（下接19頁）

一旦這一點成立，套用強森的話，「火車就必沿著邏輯的軌道不斷向前，不達目的地決不會停下來。」過去的科學自然主義不僅影響科學，也對藝術和人類造成很大的危害。希望有朝一日，整個趨勢都能挽回。

恩福雜誌旨在提供基督徒對文化與時事的研究心得，若您想繼續收到本刊，請務必填寫24頁的索閱單，並寄回恩福基金會！謝謝！

請問二位是什麼時候信主的？

(陳)：我出生於基督徒家庭，從父親這方算，是第四代信徒，從母親這方算，則是第五代。我母親的曾祖父高長傳道師，人稱「高長伯」，1865年在台南一所廟前聽到福音，成為台灣人中第一位皈主、第一位奉獻傳道的信徒。我祖母的養母，是清朝時埔里地方官的太太，人稱「大佬娘」，她在高長伯的帶領下信主，後來奉獻傳道，很會創作聖歌。我從小就參加長老教會，但直到初三才開始真正渴慕信仰。高一時，有一次參加教會的佈道會，蒙聖靈光照，悔改重生，經歷赦罪的平安與喜樂，之後便願意認真跟隨主；高二時就希望能全職服事神。

(劉)：我的母親是全家第一個歸主的，因此小時候我一直參加主日學，但是到了小學六年級，母親以聯考為由，不再讓我們去教會。等到進了大學，我才在同學的帶領下進入學校團契。一年之後，終於在一個夏令會中明白了信仰是怎麼回事，並被十字架的愛震撼，真正接受了主。

可否分享一下你們的信仰歷程？

(陳)：我過去的信仰歷程可以分為六個階段。高中與大學是奠基時期，當時非常熱心，常常半夜起來禱告，也打下了讀經的根基；那段日子我深受宋尚節影響，一心想當奮興家，也渴望從事宣教。服役之後，我參與鄉村福音佈道團，因為深覺台灣的鄉村是最需要福音的地方；這段服事期間，操練了依靠信心的生活與事奉。

後來幾年我在台北靈糧堂，參與了教會全面的事工，並經歷了該教會最初的轉型，更深體會到同心合意禱告的重要。1985至89年，我先在達拉斯神學院取得神學碩士學位，後來又在富勒神學院進修宣教，是神學裝備的階段。1990年開始，我正式在洛杉磯靈糧教會牧會，前後七年餘，對我而言，是多元文化事奉的操練；這個階段，我也在幾所神學院授課。1998年初，我去攻

讀三一神學院的文化際哲學博士，那幾年是我在神學上進行反思，並建構「處境化神學」的時期。

(劉)：我信主不久，就蒙召奉獻。大學畢業後即加入校園團契，學習事奉。由於大四時一個特別的經歷，一年之後我到新加坡門徒訓練中心接受裝備兩年，其間有機會去越南及東南亞各國短宣，對神的國有了更寬廣的認識。1974年回到台灣，繼續在學生當中事奉，主要是擔任僑生團契的輔導；並且有機會在文字工作上服事，擔任過校園出版社編輯、主編、及佳音雜誌、校園雜誌的主編，又開始從事翻譯。1985年結婚後至如今，主要是協助陳牧師牧會、教學，並抽暇繼續翻譯事工。

請問陳牧師，過去除了牧會之外，為何投入神學教育？教過那些科目？

(陳)：1985年我到達拉斯讀神學，畢業後就一直有負擔要訓練傳道人。我對「教神學」本身雖稍有興趣，但更深的負擔，卻是訓練合適的工人，來作神的工。所以，從1990年受邀開始在北美華神延伸制授課至今，我已經在台灣的靈神、宣神、華神，以及北美的台福、華神北美分校擔任兼任教師，開過十餘種課程，包括神學、倫理學、聖經、宣教、教牧等。因為我在達拉斯神學院時是主修系統神學，後來又曾進入富勒神學院讀宣教，最後在三一神學院讀文化際研究的哲學博士，專攻處境神學，探討信仰與文化的關係。

可否談談你們的婚姻、家庭生活、及在事奉上的配合？

(陳)：我和良淑的婚姻，可說是神親自撮合的，其中充滿了不少「神蹟」。我本來計劃於1984年來美進修神學，因為適逢台北靈糧堂改建，執事會主席請求我多留一年，協助教會聖工。隔年年初，我因為經常感冒，就想，如果有老婆可以照顧我，那該多好。



訪

陳宗清牧師伉儷

編輯室

1985年二月13至15日，教會的同工到陽明山開會，14日那天是情人節，當晚一些同工開我的玩笑，為我亂點鴛鴦譜，其中也曾提起劉良淑的名字。二月17日下午，我搭火車返回老家花蓮過年。沒想到，一坐上火車，良淑的影像就浮現在腦海裏。我想，這怎麼可能，因我馬上要出國，但我順著感動，為此事禱告。

（劉）：奇妙的是，當時我在香港參加一個營會，17日那天下午，趁自由活動的時間想單獨禱告親近神，但突然不由自主有一陣想結婚的強烈感動，當時我莫名其妙。而這感動持續了幾天之久，甚至我懷疑自己是否有毛病了！

（陳）：在神奇妙的安排下，我們於三月11日第一次見面約會。當天早上，神給良淑一段經文，詩篇四十五10-17，似乎指示她，這是祂安排的婚姻。我們在三月14日第二次約會，當晚就決定結婚。次日相約禁食禱告，為前面事奉的道路尋求神的引導與祝福，並為苦難中國的需要，再次把自己獻上。

（劉）：我們於1985年五月26日結婚，七月底便來美國。這些年來，神雖然沒有給我們孩子，但我們飽嚙二人行的樂趣。

（陳）：我們夫婦在事奉上配合得十分理想。由於良淑的中打神速，有很長一段時期，我所有教授神學的講義，都是由她幫忙。牧會期間，每週的「牧者通訊」、每季的《洛靈之聲》，也都由她打字、編輯。此外，良淑在教會中扮演師母的角色，協助探訪、輔導之外，還在成人主日學、聖樂事工等方面服事。1994年恩福基金會成立後，她承擔了大部份聯絡、行政、和文書的工作，原為代理總幹事，後來被董事會指定作總幹事。

你們事奉主這些年之後，為何想要從事文化宣教？

（陳）：我初出來事奉，在鄉福的那幾年，深刻體會到文化差距所帶來溝通上的困難。由於我從小在基督教家庭成長，父親是醫生，對鄉村的環境和民間宗教的背景沒有太多認識，要將福音傳給他們，感到有多重文化上的障礙。加上同工的背景差異很大，有美國宣教士、英國宣教士、及不同省籍的人，讓我體會到東西文化不同，所造成事奉上的挑戰。

在洛杉磯靈糧教會七年餘的牧會期間，我最大的學習，就是與不同文化、不同教義立場、不同事奉哲學的牧師、長老、執事們一起配搭同工。尤其在處理幾項複雜而又有爭議、衝突的個案中，所得的教訓令我刻骨銘心。

1997年，我離開牧會的工作，到芝加哥的三一神學院進修，專攻文化宣教方面的課題。我所寫的論文，也與影響中國數千年的儒家思想有關。在這幾年的學習、反思、與研究之下，我對如何促成「中華文化基督化」，有了更具體的概念。

2001年是我結束進修的一年。面對未來的事奉，我覺得應當在文化宣教方面盡一些心力。

請問陳牧師，從會長的角度，你對恩福基金會的事工有何前瞻？

（陳）：恩福基金會成立之初，我就是董事之一。當時董事會鑒於此一異象的重要與使命的艱鉅，即十分想聘請一位有抱負的總幹事，來推動各項事工。但是這幾年來一直未能邀請到合適的人，因此只能請我的妻子來義務幫忙。如今我在學術上有些裝備，也願意在這方面服事，董事們便同心支持，由我擔任會長。

在基金會的簡介上，列出了五大重點：文字出版、文化交流、栽培事工、各類聚會、大眾傳播。目前我們人手十分有限，因此只能一步一步仰望神的帶領來往前走。我盼望每一項事工都是由禱告開始，因為事奉神最重要的目標，是在聖靈的恩膏中進行一切的工作，使神得到最大的榮耀。因此我們事奉理念的標誌為：禱告+研究+事工。

過去在華人教會中從事文化或研究的工作，較難獲得信徒的支持，因有人認為那不是直接的傳福音。其實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福音爭戰是總體性的，包括每一個環節、每一個層面。所有福音的信息，都需要經過文化的包裝。恩福基金會的異象，一方面是盼望能夠掃除華人信福音的障礙，另一方面也盼望為基督信仰找到最有效的文化包裝，使我們的同胞能因信福音，生命被改變。

中華文化基督化雖然是一項龐大的屬靈工程，但只要華人眾教會齊心努力，具有前瞻性的思維，懂得在靈裏緊密的與神同工，我們深信，若干年日後，必會有一些成果。□

我為何獻身聖經研究

陳益

我在中國大陸讀中學時，通過收聽「遠東廣播電台」的學生節目而接受了主耶穌。信主好幾年後都無法找到當地的其他信徒聚會，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得到一本聖經。

大專團契的生活

直到1989年讀大專時，我才從一位美國宣教士手中接過生平第一本聖經。隨後這位宣教士為我施洗，並介紹我參加當地一個大學生團契。在學生團契中，我盡情享受弟兄姊妹肢體生活諸多的關懷與愛護，同時也苦於團契聖經教導和靈糧供應上的缺乏。團契中沒有牧師或傳道人幫助我們系統並深入地查考聖經，每次聚會查經主要是大家彼此分享各人對所讀經文的感受、亮光和見証。由於解釋經文偏個人化、經歷化，神的話語的普世性和恆定性往往被忽略。當時已受洗的我，確是我人生唯一的目標是全身心地事奉主及祂的教會。當神把團契中屬靈的需要放在我心中時，我便開始尋求神的帶領，求神給我神學上的裝備，來幫助弟兄姊妹更深入認識神的真理，將信仰扎根於神的道中。

上億靈魂的責任

在隨後的十年中，神把我從中國帶到美國，接受系統的神學裝備，印証了祂當年對我的呼召。在中國念了兩年大專英文專業後，我進入密西根州一所私立學院（Hillsdale College）接受文理兼通的通科教育，得到一個廣泛而平衡的知識架構。我特別在人文科學（如文學、哲學、歷史等）科目上下功夫，為將來建立一嚴謹且融會貫通的神學思維打好基礎。

本科畢業後，我於1993年進入南部的改革宗神學院攻讀道學碩士，三年的密集課程，讓我在教牧工作的各方面得到基本的裝備。也正是這個時期的學習，激發了我對聖經原文及新舊約研究極大的興趣。當時該神學院唯一的華人教授溫以諾牧師，對我很有負擔，神藉著他通過個人輔導，幫助我克服了在靈命成長中長期困擾我的障礙，使我對神在基督裡的救恩不再停留在理性的認識上，而在生活中體驗到神的救恩是何等深刻和真實。當時遠志明弟兄也在該神學院學習，神藉著他對耶穌有如嬰兒般純真的渴慕和信靠，使我自己對主的信念也得到了淨化。遠弟兄對中國那片土地濃厚的鄉情，以及他



對中華民族前途莫大的負擔，常常提醒已習慣美國生活的我對中國上億靈魂的責任。

屬靈視野的拓寬

從改革宗神學院畢業後，神帶領我去洛杉磯投入北美大陸學人事工。在兩年的全時間事奉中，我有幸得到幾位屬靈長輩的指教，在屬靈的見識上更為寬廣。趙天恩牧師對我的影響尤其深遠，在他的引導下，我對大陸福音事工越發有負擔，並接受了中國文化基督化的使命。神也通過《海外校園》的蘇文峰牧師以及羅省基督教會聯會的王志學牧師的教導和典範，讓我認識到有效的事奉必須以深化的靈命和家庭團隊為基礎。我也接觸到一批獻身中國事工的大陸弟兄姊妹，如張敏、寧子和王忠欣等。因著他們在不同層面的事奉，神讓我看見祂國度中多方面的需要和職能。也因著與他們同工中的相互扶持和鼓勵，我對將來的大陸事工充滿信心，知道在這樣的團隊中，我不會孤軍乏力。

兩年的事奉，也使我了解到大陸事工的發展動態和禾場上的需要。目前大陸基督徒獻身研究聖經的人極少。隨著基督教在中國的興旺發展，近十年來中國知識份子階層對基督教的研究興趣大增，聖經學者和教導人才的嚴重短缺，勢必影響基督教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導致理論上的危機。西方教會在聖經研究方面已有上千年的傳統，積累下寶貴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鏡。中國基督徒需要有人投身去學習其經驗，並開拓本色化聖經研究，以及從中國文化和社會環境的角度去加以整合和運用聖經真理。神把這個負擔放在我的心裡，我願意幫助教牧人員及文化工作者，使他們更有效、更深入地推動傳福音，建立教會，更新中國文化的工作。

進一步的裝備

爲了更完備地裝備自己，我於1998年進入西敏寺神學院神學碩士專業學習，主修舊約聖經。西敏寺神學院嚴謹治學的傳統幫助我入門，走上了研究聖經的道路。然而舊約書卷眾多，又必須精通好幾門古代近東語言和現代語言，加上要熟悉當代各種聖經研究的方法，一年的課程顯然不足，我深感自己還需要更多的裝備和訓練。

我計劃將來回中國，不僅在神學院培養傳道人，而且在大學和研究所開設聖經課程和設立聖經研究中心。由於目前中國大專院校不可能接受我在神學院的學歷，我向神禱告，求神帶領我去一所學術界公認的美國學府。在幾位神學院教授和教會牧者的推荐下，今年年初我申請哈佛大學近東語言及文化研究所，主修舊約專業，並被接受。該研究所雖不是神學院，但在舊約研究及古以色列文化方面的師資卻是世界一流，培養出許多傑出的神學院舊約教授(如 Prof. Peter Enns,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Prof. Douglas Strart, Jeffery Nichaus,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擔心，像哈佛這樣有自由開放思潮的美國大學，會影響我的信仰。我相信神的恩典是夠我用的，神會保守我把握住純正的信仰。神已經讓我在兩所保守福音派的神學院打下了牢固的真道信仰基礎，又藉神學院數位教授爲我樹立了好的榜樣。他們曾就讀於哈佛一類的學校，然而他們對真理的執著和對神的忠心，在我個人靈命成長的過程中，給我很大的鼓勵。

今秋我即將開始在哈佛的學習。在此我感謝神對我的揀選和呼召，同時也感謝支持我全時間裝備的弟兄姊妹、教會及基金會，特別是恩福基金會。從您們而來的祝福不僅是財力上的供應，還有對我的異象和呼召的認同，以及禱告上的扶持。我衷心希望我們在主裡的攜手同工，能在不遠的將來，在中國大陸的禾場上，結出百倍的果實，歸榮耀給神。□

作者就讀於哈佛研究所，今秋起成爲恩福神學生。

(續)智慧設計論面面觀

· 23 · 六月國會教育法案記錄

六月13日的國會紀錄，記下代表兩黨看法的一項聲明，稱爲「參議會的指向 (sense of the Senate)」，要點有二。第一，良好的科學教育應當讓學生學習分辨，什麼是確鑿的資料、或可實驗的科學理論，什麼是以科學名義發表的哲學或宗教聲明。

第二，在教導生物進化論的同時，也應當讓學生瞭解，爲什麼這個題目不斷引發爭辯，並且充實學生，讓他們能具備足夠的知識，參與公開的討論。

這項修正聲明由參議員 Santorum 提出，投票結果，以 91:8 通過。

· 24 · 生物學尖端研究

紐約時報四月底報導，發明DNA表列儀器的 Dr. Leroy Hood，最近以六十二歲高齡，重新成立了一個研究中心，稱之爲「系統生物學中心」。他盼望改變整個生物學的研究方式，將它視爲資訊科學，以基因爲其密碼。系統生物學的目標，是要發展出電腦模式，來預測細胞或器官的行爲，好像波音工廠在製造飛機之前，先用電腦模型來模仿。這個學科需要生物學家與電腦專家、工程師、物理學家、和數學家一同合作。他們每天都必需提出與設計相關的問題，如「這個系統的架構、功能。爲何是這樣的？」

像這類研究，無論表面的名稱爲何，其本質正是智慧設計的研究。

· 25 · 對設計要求太多？

有人指出，智慧設計論的弱點在於對設計的要求太過份。例如，DNA中有許多部份似乎沒有什麼目的。不少科學家認爲，這些部份是多餘的，或填塞物，稱之爲「垃圾DNA」。但智慧設計論的科學家卻主張，DNA所有環結都必有其功能。

從前接受牛頓「鐘錶宇宙觀」的科學家也認爲，每件事物都有其美好的目的。而當達爾文提出自然界中的暴力與鬥爭時，他們無言以對，不知道如何解釋顯明美麗與秩序的神，怎麼能藉暴力與無序來成事。而有些人則提出，或許智慧設計論的倡導者也會落入類似的難題中。□



Edited By: David DePree
Philip Johnson, Hood, Pank
and others

edited by
William A. Dembski

撒種的喜樂



從台福神學院畢業，來到自由亞洲電台主持「心靈之旅」節目已經整整三年了。

進神學院的時候，完全沒想到日後還會在非福音廣播電台工作。然而，神就是這樣帶領，讓我在異國他鄉的漂泊中歸信了耶穌基督，進神學院受造就之後，重新去「面對」幾年前我在中國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午間半小時」節目工作時「面對」的聽眾。從傳媒來再回到傳媒去，促進中華文化基督化，正是恩福基金會的異象，而意味深長的是，「心靈之旅」節目同樣是三十分鐘，且播出時間大多也是在中國的午間，神如此奇妙的帶領，絕非我所能料想到的。

最初我不明白，為什麼神沒有把我帶到福音電台？神說：「我所做的，你現在不知道，將來必明白」，三年了，我漸漸明白，我能夠「面對」福音電台以外的聽眾說話，是神給我的特別的職份。

分享生命的節目

「心靈之旅」雖然不是福音節目，但因該節目是請海內外中國人回顧人生經歷，訴說心靈渴求，分享省思感悟，所以，有很大空間做福音預工性工作。譬如，可以請海內外華人談自己從無神論到成為基督徒的心路歷程，談生命與生活發生的變化，報導國內家庭教會和海外華人教會的活動及發展情況，還有更多機會可以把基督徒的價值觀、行為方式、生活方式潛移默化地溶入節目之中。神將福音的種子交在我手裡，把我帶到這片園地，讓我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向聽眾的心田播撒福音的種子。

三年來，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有遠志明、華欣、王峙軍、馬利、蘇文峰、趙天恩、里程、林獻羔等五十一位基督徒先後接受採訪，談及基督信仰。例如：科學博士華欣弟兄講述他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經歷盧剛殺人血案的前前後後，他和許多中國留學生從受害者家屬對凶手盧剛家人的關愛，看到基督的大愛與寬容，從而決志信主；科學博士里程、洪予健弟兄講述他們自己從無神論者到成為全職傳道人所走過的心路歷程，遠志明全家、王峙軍、熊焱、胡小龍夫婦以及馬利、張路加等人，以及在大陸不便透露姓名的一些知識分子基督徒，談信仰給他們的生命生活帶來的改變、見證「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撒播福音的種子

「心靈之旅」節目還回顧了二十世紀無神論的共產主義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及天主教、基督教在前共產主義國家和地區的傳播與發展，介紹了廣州大馬站家庭教會十年來的發展，神的僕人林獻羔奉獻的一生；還介紹了「神州傳播公司」出品、由遠志明弟兄編導的大型電視系列片「神州」，採訪了「神州」出品人、編導、音樂創作人、演奏家和居住在各國各地的各界華人觀眾，並且分三集播送了「神州」的錄音剪輯……節目藉著無線電波，將福音的種子撒向包括整個大陸在內的亞洲普通話節目聽眾的心裡。盡管我們的節目常被干擾，聽眾來信常被攔截，但還是收到不少索取「神州」訂單的信，並有聽眾來信求寄聖經，可以確信福音的種子已經在柔軟的好土中發芽了。

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我還特別採編了基督徒癌症患者倚靠信仰向癌宣戰，超越死亡的系列節目；又在「走向幸福」系列節目中，製作了傳播基督徒家庭價值觀和夫妻溝通研習方式的節目，力求讓聽眾了解福音之於人生，是全備的真理。

作為帶職傳道人，我在周末常到外州或附近教會見證分享、佈道或証道。三年來，約有兩百多人在佈道會上決志信主，更有許許多多人的心被神的話語、神的作為所感動，誠懇地提出很多問題，希望認識神……

張敏

聽眾的迴響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編輯，聽了朋友輾轉帶給她的分享見證錄音帶以後，托人帶信給我，信中說：「說實話，我已經好久沒有過這種激動的心情，更沒有流過什麼激動的淚水……聽著真誠、善良、美好的聲音，親切得讓人心靈發抖……我一直在尋覓，對於一個一輩子接受無神論教育的人，無神論根深蒂固的思維障礙是很難打破的，不是不應打破，是很難打破過去的一切，改變自己……我願意努力沖破障礙去叩上帝的門……」後來，她 and 一位北京同行中的基督徒聯系上了。

當然，三年來絕不是一帆風順，個中甜酸苦辣，神都知道，神藉著這一切，讓我在其中受經煉，更讓我看清楚自己的軟弱、有限、有罪的本性，對付這一切，唯有靠神的話語，自己靈命長進最迫切的需要，往往成為下一次証道的題目。

神啊！感謝你！讓我有機會在神學院受造就，你牽拉著我的手，教我學習做你的工，在其中體會播撒福音種子的無限喜樂！□

作者曾為恩福神學生，現於自由亞洲電台工作。

一封聽眾的來信（節錄）

張敏女士： 您好！

我在RFA（編註：Radio Free Asia）電台上聽到的第一位主持人的聲音就是您的。那是在1999年八月，我剛買了一台收音機，中午打開它，找到自由亞洲電台，裏面傳出很清晰的聲音。當時正在播出的就是您主持的「心靈之旅」——八月的回憶。聽到在聲浪迭起的天安門廣場上，周恩來向成千上萬的紅衛兵致辭時，我彷彿身臨其境，看到那一張張無知的、因狂熱而扭曲了的臉。從那時起，「心靈之旅」就成了我最喜歡聽的節目。「心靈之旅」裏沒有多少可以讓人輕鬆愉快的東西，說實話，我常常是一邊流淚一邊聽，因為它裏面有最樸實的情感，最真情的流露。而我感覺您是一個非常善解人意的人，遠在天邊，卻似近在咫尺：所以在心目中，我已經把您當成了自己的好朋友。

在我的生活圈子裏，喜歡RFA的也只有我這麼一個「孤家寡人」了。我的朋友們要麼「不關心政治」，要麼「接受不了」。大家最關心的是錢錢錢。

生活在這樣的一個國度裏，我真是很洩氣。中華大地透不出一絲光亮。「長路漫漫何由徹」，想不到魯迅先生當年的感慨到了今天仍然是那麼鮮活。

其實有時候我也會想，聽RFA有什麼用？我一介草民，最多只是更加清楚的看到了中共的嘴臉。我無力去喚醒人民的自由民主意識。在我的生存都成問題的時候，還要大談自由民主，難道我不食人間煙火？我還在為魯迅惋惜，其實我才是更加可憐，可悲。

聽RFA也許真的沒用，但我從它身上看到了希望。畢竟還有那麼多的人在反抗，在奮起，在大聲疾呼。在這片蠻荒之野中，竟還有那麼多渴望自由民主的種子在生根發芽，什麼樣的光輝能比這樣的希望之光更令人心馳神往呢？

我今年已經25歲了。這個年齡應該是愛情和事業都有所收穫的階段，而我，什麼也沒有。1997年考上了大學，上了沒幾天，體檢查出我是乙肝病毒攜帶者，於是我就打道回府了。回來後並沒有想不開，反而認為憑自己的能力一定可以出人頭地。然而理想和現實之間的落差讓我望而興嘆。我現在感覺非常迷茫：到底該幹些什麼？將來會怎樣？

而現在的年輕人，一方面面對著巨大的生存壓力，一方面又受到浮華社會的誘惑，不滿現狀又無能為力，很多人已經放棄了自我，遊戲人生，甚至步入歧途。這真是迷茫的一代。

我雖然心中還有希望，但這希望之火好像已經越來越弱了，也許那一天我也會萬念俱灰。我覺得我需要一種精神寄託，一種信仰，我想加入基督教，但我們這兒沒有教會，更沒有人教導我該怎麼做。所以我想請您幫我查一些美國教會的地址，我想與他們聯繫，也許還可以提高我的英語水平。

如果這讓您為難，請不要勉強。其實您能看完我的信，我就很感激了。感謝你們為中國人民所做的努力。願自由亞洲電台能夠照亮中國的每一寸土地。

王XX敬上 2001年七月1日

愛 的 力 量

記恩福家人退修會

熊焱

當我從洛杉磯參加完恩福基金會主辦的「恩福家人退修會」和「中國福音之路晚會」，回到芝加哥三一神學院時，就在短短的幾天時間裡，芝加哥已走出了漫長而又寒冷的冬天，步入春暖花開的季節。校園內綠葉欣欣，花香陣陣，小溪小湖鴨鵝歡唱，一派春光。

我照常坐在我的書桌前，看到校園春色無限好，心境特別興奮又寧靜，十多年前那種「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花無數」之情緒，如今已被主耶穌基督的福音融化，因為「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主耶穌基督的人。

最令我深深動容的是，冬天裡我窗前的樹林光禿一片，肅殺異常，眼前卻是鬱鬱蔥蔥。這種奇異的變化是怎麼發生的呢？有人會說是春風的力量，是大自然的力量，是春天的力量嘛。可是基督徒要說，這是我們的上帝愛的力量，使枯木生發綠葉，使嚴寒變為溫暖。

上帝愛的力量不僅養育天地萬物，更重要的是在我們心裡作工，養育滋潤我們的人心。恩福基金會的創辦和成長，就是上帝的愛的力量在祂所揀選的人心裡動工，給他們異象，經過幾年的耕耘，如今也開始綠樹成蔭，開花結果。這次的「恩福家人退修會」和第四屆「中國福音之路晚會」，又一個愛的聚會。

恩福家人相見歡

經陳劉良淑師母和林雪騰姊妹預告，去之前我已知道，今年的聚會，基金會七位董事都將蒞會（董事會主席駱傑雄弟兄專程從台北趕來），八位神學生也將濟濟一堂，共同分享過去的生活學習和事奉，及恩福基金會的異象，並有一齣福音短劇要演出。



五月4日晚上，陳宗清牧師主持聚會，七位董事，八位神學生，加代理總幹事陳師母及負責許多事務的雪騰姊妹，一起分享了各自的工作、生活、學習和事奉；具體探討基金會的異象：運用大眾媒體，預備華人福音心田。第一次見到所有董事蒞會，和全部神學生到齊，真是十分高興。我也是第一次見到董事謝崇仁弟兄及他的太太，第一次見到神學生張牧弟兄和他太太。

5日上午，在洛杉磯靈糧教會由蘇文峰牧師主持會議，傳講「工人的心志與道路」。一個事奉主的人要有「更換一新的心志」，要在「心志上作大人，滿

有基督長成的樣式」，並要有「受苦的心態」，在一切事情上「恆久靠主」。這篇信息對我個人來說極有益處。我雖然受洗歸主已有九年，也立定了心志要跟隨主，可生活中、事奉上還是有許多的虧欠，世界的影響還有許多，屬世的智慧和見識

時常出現在言談舉止之中。求主憐憫，讓我有更換一新的心志。感謝蘇牧師適時的教導。

研討代禱深契合

接著，陳宗清牧師從宣教學的角度，探討了恩福基金會在二十一世紀的華人宣教異象。陳牧師為三一神學院的博士候選人，專研新儒家學說中的終極實體觀，他重點介紹了中國人世界觀的歷史演變：從黃帝到孔夫子，到朱熹到近代的熊十力，中國人世界觀的變化有一清晰可見的脈絡。

這一過程有其豐富而又細緻的內容。在天的概念、世界觀、認識論、宇宙論、以及終極價值和社會秩序等重大問題上，中國人的世界觀呈現出規律性的更迭。陳牧師指導說，研究中國人世界觀的歷史演變，除了有學術上的價值以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指導今日華人宣教的方向，更具体說，便是可以應用在恩福基金會將來的發展和規劃上。

上午以分組禱告結束。我與董事尤許蒙惠姊妹雪騰姊妹分在一組。蒙惠姊妹默默為主作工，她的生活和事奉就是見證，贏得我們十分的敬重。

下午的聚會由董事會主席駱傑雄弟兄主持，也是我們這次聚會的中心內容之一。七位董事一一介紹了自己的工作、生活、事奉情況。特別懷念到已安息主懷的尤惠琮弟兄故董事（尤許蒙惠姊妹的先夫）。駱主席說：「尤弟兄是一位熱心愛主的人，特別1994年基金會創辦的時期，他負責許多具體事務，董事們開會也經常在他們家。」

七位董事按人的眼光來看，都已是在各個領域卓有成就的專家、企業家和開拓者。神在他們心中動工，賜給他們一個共同的異象，看見：福音若要在廣大的中國同胞心中扎根，就必須在這塊硬土上先作深耕、犁耘的工作，將荒地改造成沃土。恩

田耕耘的意義也就慢慢出來了。最讓人難忘的恐怕是陳師母了，她梳著兩條辮子，與張敏姊妹一起扮演村姑，彷彿又回到了中學時代。新來的神學生張牧弟兄頗有戲劇才能，人又十分活潑熱情，連我都想說後生可畏啊！願神大大祝福並使用他們夫婦。

愛的力量廣傳播

董事們及神學生一夜兩天的相聚，真的是美好難忘的回憶。這次特別的聚會，把恩福基金會的異象作了深入而特別的分享，更重要的是每個成員之間有了比以前更密切的了解和交流，取名「恩福家人退修會」真是名至實歸。

回到家裡，我心依然是十分溫暖。這是上帝愛的力量在我們心裡，要成就他的美意。恩福基金會也將以愛的力量，將從神那裡得來的異象傳播到廣



大的中國同胞心裡。福基金會便由此而生，要結合在這方面有共識的華人基督徒，一同為此擺上。作為神學生，讓我們從他們的異象和愛心中，再一次体会到主耶穌基督無限的愛和福音的大能。

福音晚會興味濃

晚上，照過去幾年一樣，是「中國福音之路晚會」。這次第四屆的晚會借羅省聖迦谷基督教會舉行，有該教會鄉音團契全力配搭；洛杉磯靈糧教會國語堂的詩班不辭老遠前來，他們優美的歌聲，動人心弦。晚會的主持人是蘇牧師，張敏姊妹和我有幸在大家面前分享見證。陳牧師傳講「天恩與天福」的信息。

最後的高潮是由多位弟兄姊妹一起參與演出的福音短劇：「心田的耕耘」。導演是戲劇專家郎雲老師，她真是頗具好萊塢風範，嚴格而又風趣。在前一天晚上連夜排演的過程中，戲是越演越像，心

大的中國同胞心裡。

非常巧妙的是，當我從洛杉磯回到芝加哥後，妻子立筠告訴我，校園裡有了一件可喜樂的事情：她領我來到圖書館附近一處小湖邊，問我發現了什麼。我察看了大約半分鐘，不由自主地立即興奮起來，原來在過去漫長的冬季，立筠每天傍晚領著兒子天樞，女兒天璇在湖邊散步，總見有一只鵝媽媽伏在湖邊岸上不動，如今已有六只小鵝，隨媽媽在湖中暢快地嬉戲了，那幼嫩中透出的可愛，足令我們對上帝創造的生命及愛的力量發出驚歎！看到眼前此景，使我想起恩福基金會和「家人退修會」，我就如沐在春天的溫暖之中，差不多是文思泉湧了。□

作者曾為恩福神學生，現就讀於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消息報導

媛媛姊妹即將創辦 大型文藝刊物——《蔚藍色》

恩福畢業生周媛媛（寧子）姊妹即將於今年底，與一批弟兄姊妹共同出版一本大型文藝刊物《蔚藍色》。在徵詢預約的簡介裏，她見證了這幾年神引領的整個過程：「在『這時候』，祂把一個創辦一份新刊物的託付放在我的裡面……在我寫《尋夢者續集》的過程中，神讓我看到，有些『尋夢者』恰恰是在美的道路上——在西方文學、藝術、以及古典音樂作品中——遇見了『真理之光』」。請為這個新的福音場地代禱。有興趣預訂者，請聯絡：SBCT 4489 Spencer St. #114, Torrance, CA 90503。

恩福雜誌稿約

本刊歡迎賜稿，稿件特色為研究心得，請將您對潮流、傳統、時事、科技、新知等探討的成果，與讀者共享。本刊將略致薄酬。

索閱單 Request Form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Mrs. Ms. Dr. Rev.

收件者（中文）_____

（Name）_____

（Address）_____

（City）_____（State）_____（Zip）_____

（Country）_____

（Tel）_____（Fax）_____

（e-mail）_____

《恩福雜誌》每季出刊，一年四期的出版及郵費成本約12美元。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

奉獻支票請寫給：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請寄至：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P. O. Box 550,

Lomita, CA 90717-0550

恩福基金會將開立免稅收據。

王忠欣勤辦基督教文化交流

兼為中國大學增加基督教圖書

恩福畢業生王忠欣弟兄，透過所成立的「北美華人基督教學會」，在六月間於芝加哥舉辦了第六屆「北美華人基督教與其他宗教學者學術研討會」，從中國、北美、東南亞各地有七十餘位學者參加，共收到五十多篇論文；透過三場大會發言，十二場分組發言，讓與會者能充份參與，達到互相學習的目的。

王弟兄並於八月赴大陸參與研討會。他目前推動的事工，包括翻譯福音派書籍，及贈送福音派書籍至各大學圖書館等。願意參與這類事工者，請聯絡：CCSAINA 144 Hancock St., Auburndale, MA 02466

恩福神學生獎學金

一、說明：本獎學金旨在栽培神國度中「大眾傳播／文化交流」方面的專才。

二、申請者條件：

1. 為北美神學院接受之全時間神學生，學位：聖經碩士、道學碩士、神學／哲學博士（註：不支持神學碩士）。
2. 曾受大眾傳播／文化交流訓練，且有成品。
3. 認同恩福基金會之異象，畢業後願投入相關事奉。

三、資助方式：

1. 全額補助：學費每年最高\$8,500，生活費全年十月計，每月\$500；兩年為限。若因學位需要而申請延長者，以支持生活費為原則，且需重新審核。
2. 學費補助：學費每年最高\$8,500，兩年為限。
3. 生活費補助：全年十月計，每月\$500；兩年為限。

四、申請者需繳資料：

1. 申請表（可在網站www.blessf.org下載，或來信索取）。
2. 曾給神學院的各項資料、見證之影本。
3. 參與大眾傳播／文化交流的成品樣本。
4. 推薦信三封（參申請表）。
5. 入學許可證件。

撫平傷慟

蘇卿

[接封底]

歷史上對化解痛苦的種種說法，自「非理性」的一端擺列到「理性」的一端，有如一條橫幅。所謂「非理性」的一端，即個體不求對自己生命的意義作出任何理性的解釋，強調自我與團體完全認同，視自己是宗族、家族、國族、或神祇的一部份。這樣一來，自己的遭遇便算不得什麼，只要團體因此獲利，便於願已足。例如，為國捐軀者並不重視自己的復活或永生，只期望國家能長存。（雖然團體的痛苦仍需要解釋，如，為何會遇到天災、戰爭等，但這類痛苦則總是暫時的，比較容易說明。）有些文化或傳統相信，自己的生命是藉子孫延續；有些學說主張，生命會回歸於天地之「道」；有些宗教的神秘派更宣稱，個體可以與「神」完全結合。這類解釋多少可以讓人接受苦難的事實。

至於「理性」的一端，則可以用印度教所持因果與輪迴的觀點為代表，每一個人所有的遭遇，都可從對宇宙整體的詮釋來加以說明；個人的生命不過是宇宙過去與未來整個連鎖過程的一部份。不單如此，社會上所有的現象，也都可以根據因果與輪迴的解釋，將之合理化。而佛教的「脫離輪迴、進入涅槃」的教法，則可以視為這種看法最極端的推論。

在這條橫幅兩端的中間，則有各種說法。第一例，如，以來生的補償、及對惡者的懲罰，來解釋今生的橫逆。所有的彌賽亞觀、千禧年觀、末世觀等概念，都可以列在這個範圍內。第二例，如，後期以色列人採用「受苦的僕人」（以賽亞書後半）來解釋彌賽亞使命，以此說明自己國族、以至個人的受苦，對未來則仍存極大的盼望。第三例，則如古伊朗的拜火教等，視宇宙為善惡二元勢力之爭，勝敗乃是常事。

而基督教對苦難問題的解釋，則是以基督的十字架為中心。道成肉身的神在十字架上受苦，顯明祂是親嚐苦難的神。如此一來，人間的苦難便有了新的意義。苦難不再是不公平的事，也並非不必要的事。從基督上十字架的原因來分析，人不得不承認罪的事實，苦難乃是人類的罪所帶來的必然後果。而基督在十字架上既然受了痛苦，祂便能體會我們的一切折磨、患難、與困苦；祂的同情，成了我們在悲哀中最有力的安慰。再從基督上十字架的結果來看，祂勝過死亡，帶來新的復活生命。從此，復活的盼望便成了撫平傷慟最真實的力量。

（本文參考Peter Berger 所著The Sacred Canopy 第三章The Problem of Theodicy）

撫平傷慟

蘇卿

震驚、麻木、心如刀戮、淚如泉湧、思想僵化、無法成眠.....

黑夜過去，曙光仍現，然而在極大的哀慟之後，明艷的陽光、亮麗的景物，似乎都成為一片蒼白.....

人在經歷極大的創傷之時，短期之間或會由於情緒的激盪而無法思想，但是稍過片時，內心必會渴求對事件的解釋。舉凡親人的死亡、無辜者的受害、自身的病痛或橫逆、巨大的天災等等，倘若能有合理的解釋，痛苦便更可以忍受，恐懼也不再那麼可畏。（接封底裏）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P.O. Box 550
Lomita, CA. 90717-0550
U. S. A.
Tel/Fax: 310-533-4012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MONTEREY PARK
CA
PERMIT NO. 70